



他们在包子铺前停下，每人要了三个水煎包子。三个水煎包子一碗辣汤，这是初平阳三十年来最信得过的美食。远处有人用手提喇叭喊：南来的北往的，哈尔滨的香港的；东跑的西逛的，连云港的西藏的；抽烟的喝酒的，没事满街乱走的；走过路过不能错过……闹哄哄的初平阳听不清卖的是什么，他的心思只在包子和辣汤上。易长安吃掉一个，放下筷子循声走过去，等初平阳剩下的两个包子吃完，他回来了。

“有好看的？”
“郑晓禾她爸在耍猴，猴子给了他一耳光。”易长安哑着嗓子说，“鹤顶唱大鼓的老魏在说《隋唐演义》。”
第二天傍晚，他们给易培卿打完酒，跑到河边的紫穗槐树丛里。这一次易长安没有往外倒酒，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纸包，攥了

舒莞屏点头。就要见到一个传奇人物了，这人具有千钧之力，究竟是何等模样？辛辛阿二说：“这人是不难说话的。他和国师单独会谈，声音很大。到底说了什么，听不清。”

辛辛阿二做了引见。舒莞屏尽力不让内心的紧张流露出来。对方是一个青年，年龄不比自己大，精瘦。自从见过特使的那一刻，他就生成了一个概念：干瘦的形体等同于革命党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听到消息就赶来了，因为，”他惊讶于自己这么快就端出了那个理由，“家父是特使的朋友，我前不久还见过特使呢！从心里仰慕先生，啊，您这么年轻！”对方微笑露出牙齿：上齿稍有内扣。舒莞屏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样的牙齿，它给人结实、咬合力极强的感觉。

年轻的革命党人似乎并未在意舒府与特使的关系。舒莞屏断断续续，再次说到了舒府与特使的友谊。“那是特使出洋前的事。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。”他看着对方，想得到一声回应。这个人显然觉得坐在对面的人无足轻重，真正要紧的话已与国师说过，只是应付。“认识先生真是高兴。如果时间来得及，您能到大城池那儿看看该有多好！”他发出了邀约。“留待以后吧。啊，忘了问先生所任何职？”舒莞屏稍感意外，答：“啊，在下是‘总教习’，为年轻人习练洋文。”

接下去话语不多。彼此缺乏深谈的热情。远程赶来的一场会面即将结束，舒莞屏有些失望。回到冷大人那儿，舒莞屏将所谈内容详叙一遍，冷大人说：“好极了，就是这样！”舒莞屏面有愧色：“可是，他并无兴趣。”冷霖渡笑了，拍打他的肩膀：“总教习大人，这就很好，蛮好。你要明白面前的人是谁，他是革命党人啊！他们能说得这么多，已经很好了！”

冷霖渡还要在大营住几天，舒莞屏自己回返。

半天开始打开，脸色发白，两只手一起哆嗦。淡黄色的粉末，像一撮灰尘。“我外公就是吃了这个死的，”易长安说，“他吃的应该没有这个毒。卖药的说，它能放倒一头牛。整整一头牛。平阳，你帮我数，就数一、二、三。数到三我就倒。”

夜晚从运河上升起来，紫穗槐和周围的草木在风里摇摆，仿佛三步之外伏兵百万。“一、二——”在“三”出口时初平阳一把抓过纸包，团成团扔进了水里。两个人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张大嘴喘气，额头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。易长安哼哼唧唧地哭，说：

“狗日的喝了酒就打我妈。”
那老鼠药可能比较厉害。次日清早，初医生端着铁观音到河边散步，回来跟老婆孩子说，码头旁边漂了不少死鱼。这事不常有。这个时候易长安还小，过两年明白了大人的事，除了恨易培卿喝酒、打他妈之外，还恨他乱搞女人。易培卿在花街是最早一批有班上的人，提前成了“城里的”。一周六天，穿上中山装，出门前把皮鞋擦亮，拎着人造革黑皮包穿过花街和西大街去文化站。人五人六的挺像国家干部，去的还是文化单位，虽然就是个整理图书的（其实也没几本图书可以整理），但还是挺能唬人；正走着回头清个嗓子，两条街的女人眼就有点晕，忍不住倚着门楼跟他调笑。她们撒着眼风说，培卿啊，有空来家坐坐嘛。

四十岁以后他不那么挑了，知道追求完美会很痛苦。标准必须降低，看着不难受就行，反正蒙上被子谁都一样。现在他要的不是“审美”，是“尊严”；他要把被别人“用”掉的重新“用”回来。他要把老婆的“千人骑、万人睡”转变为自己的“骑千人、睡万人”。兹事

体大，关乎尊严。作为男人，他常想，我堂堂易培卿，凡事都得有点样子。

有兴致了他也嫖。小城有小城的好，哪条巷子里有香味大家都知道，下了班他就骑着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过去了。咳嗽两声，整理一下中山装的风纪扣，推开门进去；咳嗽两声，整理一下中山装的风纪扣，拉开门出来。

易长安对易培卿在外的行径一无所知，偷听了父母吵架才知道，原来父亲也是个“烂男人”。老婆肯定知道丈夫这些年的光辉事迹，三次五次可以混过去，十次八次可能也会混过去，再多一回你就得露馅，身体撒不了谎：你把你的不应期弄得一两个月那么长，解释不通。但她不说，我过去不清白，你现在很混乱，既然大家都不是“好东西”，大哥别谈二哥，扯平了；就算抱怨一下，也仅限于两人在卧室，压低了嗓子，不能让孩子知道。但这次是过不去了，易培卿跟文化站隔壁的剧院售票员搞上了，大白天的。

那天放的电影是《金镖黄天霸》，电影开始后半小时，易培卿进了售票室。放了半小时不会再有人买票半路进场，没人这么傻。娇小的售票员把窗口关上，拉上窗帘。没有床，他们就因地制宜靠着一把椅子。难度相当大，但两个人都勇于探索，充满了“与人斗，其乐无穷”的革命大无畏精神。售票员的丈夫带着刚来访的侄子敲响售票室的门时，易培卿正把对方的老婆抱在腰间颠动。若干年后，易培卿开始研究中国娼妓史，屡屡看到一个句子，“正弄到好处”；一看到这句话，他就想起售票室里的那个下午。他们正弄到好处，他觉得售票员的下身像一

张销魂的嘴，简直要把他整个人吞下去，而他也全身心地希望她把他吃了，骨头都不吐。售票员的两条光腿盘着他的腰，动若脱兔，两只圆满的乳房随时要飞出去，听见敲门声两人突然定住，售票员差点掉下来。

磨蹭半天门总算打开，多好的口才也说不清楚。售票员的丈夫让侄子到门外去，此事儿童不宜。他对易培卿说，把你的裤门扣好。这家伙只是想带着侄子来走走后门，省掉一张票钱，让侄子进去看大部部电影，没想到撞到这种事。
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易培卿问那家伙。

此后的很多年里，易培卿都觉得售票员的丈夫冷静得如同一场阴谋。“把我老婆弄成正式工。”售票员的丈夫说。这个块头巨大的年轻男人，抡起拳头完全可以把她活活砸死。

“难度太大。”
“那我去请你们站长帮忙。”售票员的丈夫说。

“不要随便麻烦领导。”易培卿扣上裤门，他知道躲不过去了。

事情的结果是，他把家底子全拿出来，买通了运河影剧院的领导，给售票员争到了唯一的最后一个转正名额。他把这件事办妥了以后，售票员的丈夫找到文化站站长，贵单位的流氓易培卿勾引我老婆，如果你们处理不好，我找别人来处理。站长想了想，说好吧。易培卿就由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个文化站看大门的，兼及邮件收发。售票员的丈夫走了一着险棋，但他成功了：老婆成了正式工，老婆的情人变成了个看大门的；他了解自己的老婆，成了正式工之后她绝对不会看上一个看大门的；他可以放心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83）

第十四章

酷暑之季的最后一旬，北海出现了一条大船，距浪荡岛西北约五十里。它在海雾中不甚清晰，雾散则显出轮廓：一条很大的火轮，粗大的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连接了上方的云汽。那里不是渡轮的航道，更不是渔场，所以大船的出现引起了南岸诸多议论。憋儿对舒莞屏说：“大人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一条船，不知是干什么的。”舒莞屏马上想到了大型渡轮，说：“我们看看吧。”

他和憋儿打马急驰，只一会儿就到了海边。这段海岸正在码头与西部渔场之间，观察角度甚佳，可以看到那条大船的正面。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兵士，他们拉来老式捻子炮，准备架设。整个海边除了捕蜚场西边还有炮台，其余岸段早已撤掉，因为近年海上来犯者多是小股海盗，大炮已无可用。远处海面上的那条船，看上去比普通渡轮要大许多。旁边来了一个挎刀的兵头，憋儿问他是怎么回事，兵头答：“战舰。”“哪里的？”“还能哪里，除了官家，谁还有战舰不成。”

他们往回走时，驰过那道沙岗，发现岗上的瞭望木架换上了黑色旗子，从前是红色或白色。憋儿说：“这是吃紧的意思。”岗南的兵营显然忙碌起来，有几排兵士正在列队。通向海边的大路上兵

车增多，更多大炮装在车上，盖了油布。憋儿说这些大炮多来自火器营：“那里铸的炮越来越大，若从岸上打船，着实是厉害的。”舒莞屏怀疑它们打不了那么远，说：“那船在深海里啊。”憋儿点头：“那是自然。它停在远处示威，真要开炮，就得离岸近一些。它打得到岸上，咱的大炮也就打得到它。想想看，漂在水上的几门洋炮，怎么受得住趴在岸上的一排大炮？那等于送死。”舒莞屏觉得有理。

尽管对海战不乏乐观，但大城池的气氛已趋紧张。火器营的大炮仍往沿岸部署，因为从码头以东到捕蜚场数十里，距离实在太长，这中间至少需要筑起五六处炮台。守城的副都统正训练一支精锐兵士：紧要时开往前线，迎击登岸敌军。因为这是水陆之战，需要新的阵法，与山地平原之争完全不同。为训新营，副都统招来了年迈归乡的一位水营都尉。老都尉穿上甲冑，神色衰老而冷酷，而且有些狰狞，让受训兵士格外害怕。

冷大人白天很少睡眠，与大公一起召集护城副都统议事。除了城中武士，其他几个大营也进入战前防备，帅府正犹豫是否把南边朱砂碾子万东一部调入大城池。舒莞屏无心其他，几次想拜见冷霖渡大人，还是忍住了。这一夜他在廊外遇到瘦削青年，脱口问了一句：“不知冷大人得闲否？”“大人在，您稍候。”只过了一小会儿，瘦削青年即出来招手。

舒莞屏轻手轻脚走入。冷霖渡正伏在长案前，那儿摊开一张图，搁了几支笔和尺子。大人说一声“请”，仍低头在图上标记什么。舒莞屏看出这是一张近海地形图，从渤海至黄海岸边，深入内陆几百里，涵盖很大一片海域及半岛中部、东部和南部山岭平原。冷大人把笔挪下，递给他一杯茶。“大人，我见到那条战舰了。”“嗯，醉翁之意耳。”舒莞屏不解。冷霖渡解释：“眼下至险仍为河东。官军这会儿在海上停泊一条战舰，无非是摆出一副架势，让我们首尾难顾。”

舒莞屏心窗洞开：“我也觉得这条战舰是虚张声势。”“是的。不过再来两艘、三艘又将如何？”“那也很难靠岸登陆。”“嗯，就算是吧。不过再问公子，若敌舰转攻浪荡岛，又将如何？”舒莞屏从未这样想过。他看案上那张图，发现这座岛实在离得太近，上面已经做了彩色标记。他突然有些明白了，点头：“那也许会威胁南岸呢。敌人如果接连登上增兵，再配合炮舰轰击，就危险了。”

冷霖渡双手捧住滚烫的杯子，笑吟吟看来：“我的公子，你说的实在不错。过不了几天，我们就会听到隆隆炮声，然后再有几艘战舰赶来。沿岸防备是必须的，不过最重要的，当是加固岛上防务。只要敌人忌惮登岛，南岸自然无忧，也就可以专心河东的战事了。”他伸出瘦长的手指梳理稀发，仰起身子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（连载 37）

22 雨水

省上两会一结束，县上就及时传达了。大会上，王中石书记除了强调经济工作外，撂下稿子，把北斗镇温如风的事，讲了几十分钟。南归雁头低得再没处低了，只感到无数双眼睛在他身上来回穿梭，如芒刺在背。他就怕书记点他名，到底还是点了：“南归雁呢？”他站了起来。王书记说：“你这名字很好听哪，可你要是把北斗镇搞不好，大雁恐怕也难归呀！春节前已经把事情闹得那么大了，我是怎么批评提醒你们的？仍是得过且过、麻木不仁！”王中石敲桌子了，吓得几个爱咳嗽的烟鬼都憋住了气。“我倒不是痛惜状告我王中石，瞎了我的啥名声。我是觉得永平县在全省本来就没地位，也没啥影响力，这下好了，你给咱放了大大一个卫星哪！（又敲了桌子）你回去看，要是连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，就把辞职报告打上来，我随时给你批……”

这两天会，可是开得南归雁把人丢得连一丝丝脸面都寻不见了。当初调他来时，也是谣言满天飞，一会儿说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人，一会儿又说他是市委书记的远房侄儿，还有把关系扯到省上的。自王中石在大会上把他提溜起来狠批一通后，谣言就又来了：这货谁的人也不是，就是名字叫得怪，让领导乱点了鸳鸯谱，让他拾了个活茬。他的确感到压力有点大，加上母亲去世的哀伤、劳累，他都有点躺下快起不来的感觉了。

王中石大会上批评完南归雁，下来问了问秘书，是不是批评得有点重。秘书说，反正够他喝一壶的，不过不批评也不行，一个温如风，看给县上捅下多大篓子。紧接着，有关部门就问要不要给南归雁一个处分，让他吸取教训。王中石说你们研究研究吧。让他特别生气的是，温如风的事年前就已爆发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最后还是闹升级了。南归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可随后，他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南归雁母亲在春节前已下病危通知，他赶回去伺候几天后就去世了。王中石对干部尽孝道一贯很提倡。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，很难让人相信会对老百姓真好。因此他立即制止了有关方面对南归雁的处分研判，说：“没有那么严重，年轻干部嘛，批评批评就行了，何况他家里的确有事。”他甚至还有点后悔，不该在大会上让小伙子站那么久。虽然点名时是他自己站起来的，但自己应该让他坐下再批评。温如风在省城上演那一出，的确令王中石十分难堪，也十分恼火。开会期间，不停地有人在用眼睛瞪他，议论他，搞得他很是狼狈。市委书记也在小组讨论会上点了名，要求做好信访源头工作，不要把小事聚大，大事聚炸。但仔细想想，南归雁干事还是很认真的。温如风挨黑打后，听说他一头扎在医院三天三夜没合眼。小伙子也特别想把全县经济最落后的北斗镇搞上去，听说春节回家还在找人论证发展思路呢，他就觉得有必要在批评后给年轻人解解包袱，让他好轻装上阵。

王中石亲自主持召开了“村民温如风事件处置工作专题会议”。不仅因为省市领导有批示，让把事情妥善处理好，并要求上报结果，也是想在处理这件事和其他类似问题上，就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谈些意见。县委一把手为一个告状村民开这样兴师动众的会议，在县上还是第一次。

县上要求何首魁和安北斗列席这次重要会议。当何首魁用偏斗摩托把安北斗拉到县委院子时，会已经开始了。安北斗还是第一次踏进县委大院最后边那个小院落，那是常委们办公的地方，甚至有点神秘。有人端直把他们领进了会议室。

安北斗一眼看见王中石书记坐在最顶端的位置，其余分坐两厢。外面还围了两圈。他也看见了南归雁，虽在内圈，却排在末端。第二圈也是满的。他和何首魁是被工作人员引导着坐在了第三圈。加起来大概有三十多人参会。他们进门时，是信访局局长正在说话，中心意思是：小事不要出村，大事不要出镇，矛盾不能上交，一切问题都需就地化解。可安北斗干了这么多年农村工作，一个突出感觉，就是百人百性情，每一件事都有每一件事的搞法，有时几乎很难有规律可循。比如温如风这个人，要发挥村上领导优势，一下就砸锅了。他正是跟村上头头铆上劲了，才如此“离经叛道”的。

他侧眼看了一下坐在身边的何首魁，何首魁正在抖腿。也许是开摩托有点冷，他把腿抖得桌子腿都跟着晃起来。在听完信访局局长的发言后，王书记问：“北斗镇具体负责温如风事件的同志来了没有？”办公室说来了，他和何所长就站起来打了个招呼。王书记说：“好好，请坐下！你们说说，这件事怎么才能又快又好地处理完？”安北斗希望老何说，何首魁偏让他说。面对这么多领导、这么大场面，他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，嘴憋得像谁把鼓槌粘在了鼓皮上一样，拿不起也敲不响。他勉强说了几句起因，王书记就说：“只讲办法，不讲过程。过程我们都知道了。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对策。”这下把他弄得更傻眼了，就随嘴咕咚了一句：“我保证……把人先看住！”会议室一阵骚动。

（未完待续）